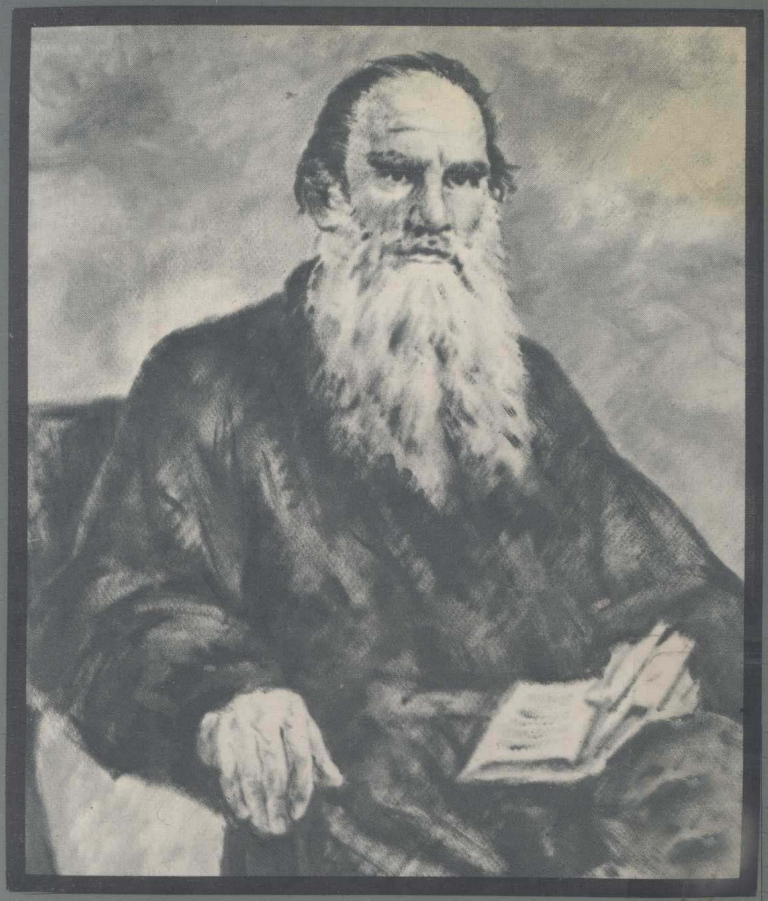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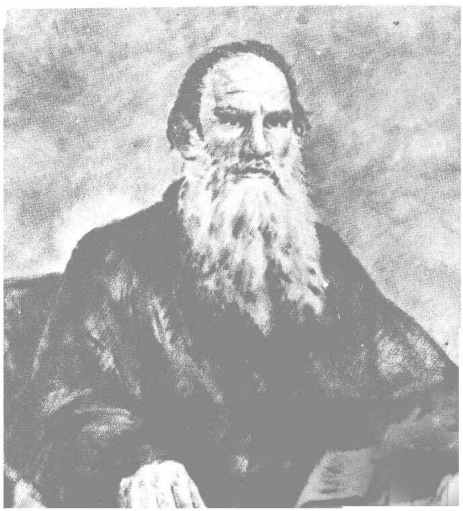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學全集 80

戰爭與和平

托爾斯泰 著　黃文範 譯





戰爭與和平

遠景精選版

「戰爭與和平」中譯序

——紀念托爾斯泰誕生一百五十週年

1

成爲翻譯界的一名散兵游勇（A freelance translator），多年以來，我夢寐以求，希望能譯出的一部巨著，便是托爾斯泰的「戰爭與和平」了。而今，經過兩年多的筆耕，從六十七年八月二日十六時五十分始譯，到六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十七時譯畢，使這部一百一十二年來始終享譽世界的文學偉構，以新形象呈現在讀者眼前，內心自是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快慰。

就我所知，「戰爭與和平」的中譯，過去已經有了三個全譯本，依照出版的時間來分：

一、郭沫若根據日本鈴木悅譯本譯成的中文版，我沒有看過這個版本。據「戰爭與和平」另一位翻譯家童錫梁先生的批評：「文筆佶屈聱牙，無法看下；關於軍事部門，因其不懂軍事術語，尤其錯誤百出，想不到其不通一至如此；後來將其贈與愛看小說之人，沒有誰能看之終卷的。」這個版本的出版時間，我推斷當在民國二十年到二十六年之間；朋友告訴我，香港目前發售大陸的「戰爭與和平」，還是這個版本，只是改成了簡體字。

二、第二個全譯本，便是童錫梁先生譯成的世界書局版了。這個版本在民國四十六年五月發行，譯文根據鈴木悅日譯本，後來又參照米川正夫譯本改訂。五十一年八月五日，楊家駱先生在「世界文學名著要覽序」中，提到世界書局「托爾斯泰『戰爭與和平』，以前所出係節譯本，近年則刋其新譯全本。」可能便是指童譯而言。六十七年十月二日，我在信義路國際學舍書展會場，買到了這一部，三十二開四册，八百五十頁，共計七十四萬三千字許。

三、第三個中文全譯本，則是新興書局公司於四十六年十月一日出版，王元鑫先生根據毛德英譯本所譯，我在六十七年四月五日買到這個版本，全書卅二開四册，一千七百四十九頁，計一百二十萬字左右。

因此，拙譯「戰爭與和平」，本文共一千九百五十九頁，計一百三十九萬九千字，在中文全譯本中，論次序該是第四把交椅了。但是以發行地域上來看，從四十六年到六十九年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中，中華民國臺灣省先後有「戰爭與和平」三個版本、風格迥異的全譯本發行，眞是中國翻譯史上的盛事；對批評我國爲「文化沙漠」的說法，憑這一項例證便可以使它不攻自破了。

我對童譯與王譯辛勤耕耘，爲讀者開拓世界文學巨著讀書境界的成果，懷有崇高的敬意，可是要在他們已開闢的途徑上更邁進一步，却是我迻譯「戰爭與和平」時所遭遇到的最大挑戰。

2

首先，便是版本的選擇問題。英國毛德伉儷 (Louise and Aylmer Maude) 所譯的「托翁百年全集」(Centenary Edition) 共二十一冊之多，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；名著、名譯、名學府，的確聲勢奪人，當時號稱「不論就作品的齊備與權威上，一時無兩。」(The "Maude" Tolstoy has no rival, either for completeness or authority.) 「戰爭與和平」只不過是這一集中的第六、七、八冊，它雖是個好譯本，但出版時間却在半世紀以前；不但版本難求，而且我認爲凡事備多力分，毛德伉儷所譯「戰爭與和平」，只得托翁全集的七分之一，難免會有看走了眼的地方，定會遇到挑戰，有新譯本問世。這五十年中，聖經都出現了好幾個新譯本，何況「戰爭與和平」？

可供選擇的第二個英譯版本，便是嘉奈德夫人 (Constance Black Garnett, 1862-1946) 所譯的「巨册現代叢書」(The Modern Library Giant) 本，嘉奈德夫人譯過屠格涅夫、契訶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，我所得到的這册「戰爭與和平」是國內翻印本，查不到出版年月，不過以一位翻譯家盛年所譯來推算，此書當在本世紀初譯成，時間可能與毛德版不相上下。

就在版本選擇大費周章時，幸而關心我譯書的劉超弟，從加拿大寄來了「企鵝古典文學」(Penguin Classics) 的「戰爭與和平」，翻譯家爲艾蒙絲女士 (Rosemary Edmonds)，一九五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七年譯成出版；時間在毛德版問世後三十年。艾蒙絲的新譯，看得出的確迭見修正，有了新的創見，不但使過去累積的譯誤有了修正的機會，而且譯書的文體，更接近現代語文，銷售量到一九七五年也有了十四印；因此，我便決定採用這個距目前才二十二年的新版本來譯成中文。

在迻譯過程中，我並不只以艾譯爲藍本，遇到有疑難費解的地方，便把兩個中譯本、兩個日譯本（雖然我對日文一竅不通，對「眞名」與「假名」只略略認識幾個字兒，有時居然能在猜測上下文中，湊合出一點點兒意義來）、二又三分之一個英譯本，左右鱗次櫛祭一番，方始定奪。

3

然而，尊敬前人走過的道路之餘，却也要有自己的途徑，才能使這部世界文學名著呈現一番新面貌，有別於前譯，以適合當代的讀者。

我們對俄國文學傑構的態度，正應了一句話：「人人都稱讚偉大，却沒有幾個人看過。」造成這種情況，翻譯人實在要負大部份責任。以耿濟之譯的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來說，我只看了第一句：「阿萊克謝意·費道洛維奇·卡拉馬助夫是我們縣裏的田主費道爾·伯夫洛維奇·卡拉馬助夫的第三個兒子。」光是這種人名譯法，就使人倒盡閱讀的胃口，便把書摔開了，天下可讀的書很多，何必強作解人來辛辛苦苦啃這種「一口咬定」的死硬歐化譯筆，受這個「洋」罪呢？

所以，譯俄國文學作品的第一個難題便是人名，拙譯不蹈耿濟之的覆轍，走的也並不完全是

傅東華的路子，只因爲「戰爭與和平」是一部歷史性小說，帝王將帥眞有其人，公子佳人則純出虛構，「假作眞時眞亦假，無爲有處有還無」，假假眞眞，要採取統一的譯法很難。因而想到了霍克思譯「紅樓夢」的人名譯法，大致上主子輩都採音譯：像寶玉（Bao-yu）、黛玉（Dai-yu）、可卿（Ke-qing）；使女們都取義譯：像晴雯（Skybright）、襲人（Aroma）、雪雁（Snowgoose）；出世的人物也取義譯，如警幻仙姑（Disenchantment）、妙玉（Adamantina）；此外又有兼取音義的譯名，如焦大（Big Jiao）……這種譯名法則並不是翻譯家高下隨心，漫無章法，而是由於長篇小說人物衆多，爲了避免使本國讀者厭煩、單調，而採取的一種權宜辦法。

「戰爭與和平」出場人物之多，不下於紅樓夢，所敍述的也是俄國鮑（Bolkonsky）、羅（Rostov）、寇（Kuragin）、貝（Bezuhov）四府，在一八一二年俄法戰爭前後的悲歡離合愛恨死生的交織。因此我對書中虛構的人物譯名一律從簡，如Natasha Rostov譯爲羅妲霞，Andrei Bolkonsky 譯爲鮑德烈；Nikolai Rostov 譯爲羅宜柯，Maria Bolkonsky 譯爲鮑瑪麗，Pierre Bezuhov譯爲貝畢瑞，Vasska Denisov 譯爲鄧華斯……至如歷史上的眞正人物，如俄皇亞力山大一世Alexander I，俄帥庫圖佐夫（Kutozov）……則採取姓氏全譯，不稍刪減。

古今中外有許多名人，他們的姓氏反而不聞於世，如老子，如威靈頓……拿破侖便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譯「戰爭與和平」的第一句，便發覺這個問題了：

「Eh bien, mon prince, so Genoa and Lucca are now no more than private estate of the Bonaparte family……」

王元鑫先生譯：「噢，公爵，熱那亞和盧卡兩處地方祇可算是布奧拿巴特家的領屬地了……」

拿破侖姓「波拿巴特」，當時的俄國人談到拿破侖而只說姓的話，含有輕蔑、厭惡的意思，所以董錫梁先生譯時，特別以括弧註明：「喂，現在熱那亞和路加都成爲波奈巴的屬地了（波奈巴爲對拿破侖憎惡之稱，猶吾國直呼某人之名，）……」

因此 Bonaparte 這個字兒看起來簡單，下筆迻譯却使我推敲久久，王譯忠實於原文，但却沒有傳達出這種說法的含義；童譯加註，不失爲一種可行的辦法，但解釋得還不够。這種叱姓的用法在我們也時常使用，如果稱人「姓——的！」語氣上就表達出輕蔑、厭憎感了。所以，自以譯「姓波拿巴特的」、「姓波的」較爲得體；只是，問題却在絕大部份的讀者，都只知道拿破侖，而不知道他姓波拿巴特，猛然這麼譯上一姓反嫌突兀了。因此，我決定譯這一句取義，旨在使讀者毋需註解就明白說話人的語氣。「波拿巴特」四個音，我譯爲「破侖寶貝」，除了第四音外，與原音符合，整個句子不失原著所要表達的意義：

「好啦，爵爺，現在熱那亞和盧卡，簡直的就是破侖寶貝家族的私人地產了……」

這些譯法，見仁見智必定引起爭論。但是如果我能請到托爾斯泰來舍間晚餐，便會把這幾種人名的譯法向他解釋，問他道：

「托翁（如果用外語，我不會稱他爲Mr. Tolstoy，而照俄國人習慣稱他爲 Lev Nikolaevich），您還是要自己的作品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照本宣科譯出來，使得一般讀者自慚不够懂得您的作品而退避三舍呢？還是由翻譯的人在極小極小處出入，改爲適合中國平民大衆的習慣、語氣，使他們進入情況，渾然忘我，如您所願『他們會對這部小說痛哭流涕、喜笑顏開。』從而享受、領

悟您作品中的深意呢?」

托爾斯泰定會掀髯大笑，聲如洪鐘，連說：「吾從衆!吾從衆!不若與衆!不若與衆!（I want my work to have popular appeal.）」

……

然而，這種說法却並非爲拙譯會有的錯誤文過飾非，翻譯是一種「不做不錯」的工作，譯人充其量只能做到盡其在我，使錯誤減少到最低的程度；本書譯文發生錯誤，全部都是我的責任，我祈求讀者指正。

前年，我開始譯「戰爭與和平」時，正是托爾斯泰誕生一百五十週年，曾寫了一篇「托翁二三事」，載六十七年九月九日「中華日報」副刊以資紀念。現在略事增添，列在拙序後，作爲向本書讀者介紹一些托翁的生平事蹟。

4

近代史上，砲科出身的偉人很多，法國的拿破侖、美國的杜魯門，俄國後有索忍尼辛，先有托爾斯泰，他們的文事武功都是轟轟烈烈，舉世聞名。

托爾斯泰生於一八二八年（清道光八年）八月二十八日，由於俄國與東歐過去都採用舊凱撒曆，一直到本世紀初才改用新曆；換算下，他的生日是九月九日，到今天整整是一百五十年。

他在十歲時便失怙恃，以後二十年中行踪遍及俄國各地，「鬪鷄金宮裏，蹴鞠瑤臺邊」，賭博、酗酒、冶遊，過着放蕩不羈的生活。二十三歲那年，他進入高加索一個砲兵團任砲兵少尉，克里米亞戰爭中，參加了血肉橫飛的塞凡堡保衛戰，在要塞第四臺擔任指揮，也就是在這段時期，他幾幾乎是偶然才做了他所謂的「作家」。因爲他決心效法富蘭克林，每天都勤寫日記，用來作自我分析，因此發展了驚人的寫作天才；三篇「塞凡堡故事」，奠定了他的聲譽。俄后讀過第一篇，不禁潸然淚下；俄皇驚訝讚賞，傳旨把原著譯成法文，還把他調離了戰地。

說來令人難以相信，這位舉世敬佩的大文豪，終其一生都在逃避文學事業，而一心一意要去做他認爲最有意義的事情——小學教育的理論與實施。

他卅三歲那年，在自己的田莊上成立了一所小學，自己來教莊內目不識丁農奴的子女，同時發行了一本雜誌，發行宗旨是「教育受過教育的人」。起先這種雙管齊下的工作，似乎還很順利，可是漸漸才發覺自己並不懂教書，使得他幾幾乎絕望。他各種生活都試過了，只有婚姻的念頭拯救了他。

他一生的思想從來沒有統一過，時常不惜「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」。那年六月裏，日記中還記着：「我的牙齒統通長齊了，却依然沒有結婚，很可能就此永永遠遠單身打到底吧。」可是到第二年，他精神衰弱，咳嗽又老不斷根，就在這種情形下結了婚。

托爾斯泰的婚姻是他成功的關鍵，也是他一生痛苦的原因。他記得很早很早時，爲了單相思而把一個「老婆娘」推出大門外，當時他才五歲，「老婆娘」是十歲；後來「老婆娘」生下那位

脾氣火爆愛吵架的女兒，芳名「蘇菲亞」，在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，蘇菲亞和托爾斯泰結婚，比他小了十六歲。

婚後一年，托爾斯泰寫信給表兄，說道：「以前我從來沒有感到過，自己的智力、甚至我的道德力這麼不受阻礙，這麼宜於工作。我有工作了——一部從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二〇年間的小說。」這部小說便是「戰爭與和平」（最初書名爲「一八〇五年」，以及他以前的「塞凡堡三篇：一八五四年十二月；一八五五年五月；一八五五年八月」看得出索忍尼辛的「一九一四年八月」一系列書名，便是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）。這本書從動筆到殺青，托爾斯泰夫人都擔任他的秘書，同他那「筆龍飛鳳舞書法的原稿奮鬪，其中有些經托氏改了七次，她也就謄錄了七遍，儘管她在日記中寫着：「整天時間都在爲『獅哥』的小說抄稿……淚水盈眶心旌振奮……」托爾斯泰却在書中勸人不要結婚：「……否則，你就犯了災情慘重、無法挽救的錯誤。唯有上了年紀了，百無一用了，那時才結婚吧。否則你內心中的美好事物、崇高理想都會丟開，一切都會浪費在鷄毛蒜皮的瑣瑣碎碎上。」

「人生中，也像在藝術中一樣，有一件事很必要，那就是道出眞實。」這是托爾斯泰的觀念，他的作品並不發明，而只記錄，萬古千秋，他筆下繪情寫景的形象都會栩栩如生，具有永恒的價值。

托爾斯泰作品的主題是人道，他也是一位畢生自認對舉世一切人生問題都有正確答案的人；然而他的自相矛盾與自相辯駁，使得他每一部小說開頭要表達的觀念，到了末了，所說的都與他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

原先所要說的完全不同。以他在四十九歲時所寫的「安娜卡列妮娜」來說，原來的想法是要表達出一個女人的私通是罪過、醜惡，和違背了人性，女主角原來的名字是「塔娣娜」，一個嗓門兒大、作威作福、自私自利、肥肥胖胖的那麼個婆娘，這本書經過幾次改稿，竟成了一位風姿嬌媚、天香國色的安娜，使得創作她的人，都違背了原先的打算；起先要譴責的一位淫婦，到頭來變成了任何讀者都我見猶憐的女主角，構成了一部偉大的小說。

儘管他在「戰爭與和平」中宣揚：「即令在人生最好的、最友善的、簡單的關係中，尊崇與讚美都是不可或缺，正像車輪上的機油，可以使它們潤滑，跑得順順當當。」可是他在「藝術論」中却目無餘子，力斥莎士比亞、貝多芬、和米開蘭基羅等人，認爲他們都是惡劣的、不成功的藝術家。全世界文學大家中，被我們尊爲「兩翁」之一的托翁，對莎翁的批評，竟是毫不容情：「他可以成爲任何角色，但不是位藝術家。我可以證明莎士比亞簡直不能稱爲一個第四流的作家，而且在描寫人性上，他是完全無能的。」

他和當代的作家屠格涅夫第一次會面便發生了猛烈的衝突，年齡大他十歲的屠格涅夫氣得要摑他耳光，他就要用手槍決鬪，當時他還沒有結婚，火氣正旺着呢。兩位文豪的不和共達二十年，直到他行年五十歲時，才知四十九年之非，一反常態請求屠格涅夫原諒他。

雖則托爾斯泰富埒王侯，名滿天下，他在晚年所倡導的質樸生活、素食、非武力抵抗、和禁慾，舉世的信徒以百萬人計，甚且包括了甘地、契訶夫在內，然而他的新信仰從沒有使他太太有一絲半毫的興趣。這兩個相愛相需的人，爲了生活方式、爲了子女教養（他們在十五年中，生了

十三個子女）、爲了托翁版稅權利，發生了齟齬；完全是由於對托翁最珍惜的信念挑戰，才爭鬪得這麽激烈、這麽殘酷。

托爾斯泰晚年汲汲於反璞歸眞，而太太對他爲了小學課本花費了精神與時間，已經覺得很懊惱；對他的篤信宗教、學習希伯萊文，以一等一的才智竟去鋸木頭、煮飯菜、縫皮靴，更「只是感覺憂鬱」。

最愛他的人都不懂他這種精神改造的偉大，別人又怎麽能了解他呢？屠格涅夫就說過：「我爲托爾斯泰可惜，可是法國人說得好，捉蝨子各人有各人的一套嘛。」但是屠氏在幾年後易簀之前，還是寫信給托爾斯泰：「朋友，俄國的大作家啊，重新回到文學上去吧。」

托翁早期的一部小說是「家庭幸福」（一八五九年），然而這却是他在晚年所得不到的東西，誠如他在「戰爭與和平」中諷刺女人有名的疊詞，眞個是：「一無所有！一無所有！一無所有！」（然而也眞是對他這種「大男人主義」觀點的諷刺，「戰爭與和平」有三個英譯本，其中四位翻譯家中，三位是女性：毛德夫人、嘉奈德夫人和艾蒙絲女士。）古稀之年前一年他就寫下信件給太太，決心離家出走：「我已決心要實行已想了好久的計劃；走……蘇菲亞，讓我走吧，別找我，無恨，亦無嗔……別了。」

可是他還是不忍離開，一直到了十三年後，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離家，翌日病倒在小小的阿斯托波孚火車站，十一月七日（新曆爲十一月二十日）凌晨六點五分逝世，享年八十二歲。

法國的羅曼羅蘭，聽到托翁死訊，心情激動，便拋下了正在進行的小說「約翰克利斯朵夫」

，寫下了他一生中四部名傳記之一的「托爾斯泰傳」，道出了舉世同悲的悼詞：

「我們以各不相同的理由愛他，因爲每一個人在其中找到自己，而對於我們全體又是人生的啓示，開向無限宇宙的一扇門……他的作品已成爲我們的作品了，由於他熱烈的生命力，由於他內心的青春……由於他對博愛與和平的夢想，由於他對文明的欺騙加以劇烈的攻擊，由於他具有大自然的氣息……。」

這是托爾斯泰的巍巍紀功碑，他和他的作品，永遠活在世人的心裏。

黃文範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廿一日
於台北縣新店市花園新城

關於作者

托爾斯泰伯爵（Count Leo Nikolayevich Tolstoy）一八二八年（清道光八年）生於俄國杜拉省柵欄村（Yasnaya Polyana），接受家庭教育，在喀山大學唸東方語文與法律，然後便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，一直到一八五一年，他加入高加索一個砲兵團服役爲止。他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，在塞凡堡保衛戰後，他寫了「塞凡堡故事」，奠定了他的聲譽。他在聖彼得堡和國外待過一陣時期，進修教育法，以供柵欄村農民子女唸書的學校使用。一八六二年，他和蘇菲亞(Sophie Andreyevna Behrs）結婚，其後的十五年，是他最幸福的一個階段；他們生了十三個子女，托爾斯泰管理自己在伏爾加河草原上的龐大地產，繼續他的教育計畫，照顧手下的農民，寫出了「戰爭與和平」（一八六五－六八）、「安娜卡列妮娜」（一八七四－七六），「懺悔」（一八七九－八二）一書顯示出他在生活與作品間的外在改變，成爲一位極端的理性家和道德家。在一八八〇年後他所寫的一連串論文裏，表達了拋棄國家、教會，控訴肉慾，指責私有財產這一類的理論。他的教義在國內國外都有衆多的弟子門人，但也引起了很多反對，一九〇一年，俄國宗教會議把他逐出教會。一九一〇年，他戲劇性地離家出走，途中死於一處小小的阿斯托波孚火車站內。

關於英譯者

艾蒙絲（Rosemary Edmonds）生於倫敦，在英國、法國、及義大利各大學中修英文、俄文、法文、義文、以及古教會斯拉夫文。二次大戰期中，她是倫敦「戰鬪法國總部」戴高樂將軍麾下的翻譯官，光復後隨往巴黎，繼續研究「俄國東正教精神性」，譯了蘇孚朗尼修道院長（Archimandrite Sophrony）的「沒有失眞的形像」。她也譯了托爾斯泰的「安娜卡列妮娜」、「哥薩克人」、「復活」、「童年、少年、與青年」；普希金的「黑心王后」；屠格涅夫的「父與子」，都列入「企鵝文學叢書」內。她其他的譯作也包括了果戈里和勒斯可夫的作品。她目前正以西班牙文著述，研究古教會斯拉夫文的經典。

英譯序

——「沒有質樸、善良、與眞實的地方便沒有偉大。」

一八六一年，托爾斯泰在自己的地產上成立了一所小學，由他來教手下目不識丁農奴的子女，同時他又發行了一本雜誌「教育受過教育的人」。起先這種親身承當的雙管齊下工作，似乎還進行得很順利；可是漸漸的，教學的慾望，和必須隱藏自己並不知道教書的事實，使得他幾近絕望，在絕望中僅僅有婚姻的念頭拯救了他。他以前除開家庭生活以外，一切事情都試過，雖則他在一八六二年元月，在日記中記載着：「我的牙齒統通長齊了，而我却依然沒有結婚。很可能我會永永遠遠打單身下去吧。」他認爲單身生活再也不會「威脅」自己了，便決定試一試還有的幸福希望。一八六二年秋天，三十四歲時，他的精神疲勞，失去了勇气，沒法子斷根的咳嗽使得他衰弱下去，便同一個小他十六歲的女孩結了婚。

婚後一年，托爾斯泰在一封寫給表兄的信中，他问道：「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到過自己的智力、甚至我的道德力這麼不受阻礙，這麼宜於工作。我有工作了——是一部从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二〇年間的小說，自從秋天動筆以後，就完完全全吸引了我……現在我是位作家了，具有靈魂上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